

憶追的年十四

四十年的追憶

——悼張曉峯老師

(本文插圖刊四二頁四三頁)

宋晞

由學生到助教

自認識曉峯老師之日起，到他老人家逝世之夜止，屈指算來，整整四十年了。我是民國三十一年的夏天，考取國立浙江大學龍泉分校的中文系。那時分校的文、理、工、農等學院的各學系，祇辦到二年級，而且屬於文學院的祇有中文、外文兩系。到三十二年的六月，修畢中文系二年級的課程，就準備到內地進浙大本校。那年夏天，二十來歲的青年自行組團，自東南遠征西南，經過二十多天的跋涉，到了黔北遵義本校。我進了史地學系，這原是我投考大學時的夙願。

民國三十二年暑期，史地系主任張曉峯其昀教授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，前往哈佛大學訪問兩年，系主任由李繫非教授代理。三十四年夏天，曉峯自美返國，我已經大學畢業，且已考取本校史地研究所（那年史學組與地學組各取一名，地學組是陳吉餘兄），研究所主任也是曉峯師兼任。記得第一次見到他，還是在趙松喬學長的寓所。趙學長畢業於史地研究所地學組，已是講師了。我在趙寓與松喬兄談話時，曉峯來了，碩長的

身材，樸素的衣着，是我初見的印象，他問明了我的身份，勉強有加，我就先行告退。

抗戰勝利那年，學校尚未復員，我在遵義念研究所一年級，這其間與曉峯見面的機會並不多，祇是在迎新、送舊的場合見到他。他不苟言笑，說話言簡意賅。學生對他敬而畏之，私下都稱他爲「張老闆」。

三十五年夏天，浙大復員，遷回杭州。我繼續研究生第二年的學業，翌年六月研究所畢業，留校任助教。系上助教已有多位，編制內已無法容納，我是在建教合作計劃下得來的名額。那時京滬、滬杭甬兩鐵路管理局與浙大史地系建教合作，由浙大史地系來調查兩路沿線的名勝古蹟。這助教的工作主要是建立史地系、所的圖書室，搜購國內外各研究機構與大學出版的學術期刊；擔任系務會議的紀錄；也可抽空到兩路沿線重要城市去考察訪問。除了杭州以外，憑兩路局發的一張免費乘車證，曾到南京、上海兩地數次。不到一年，由曉峯與我，還有陳述彭兄，合撰一書，曰「西湖圖景」，由上海華夏圖書公司出版，

圖文並茂，頗得讀者好評。

參加黨務工作

民國三十七年夏，我應設在福建晉江的國立海疆學校聘，擔任史學副教授。任教期間，偶與曉峯通信。三十八年四月下旬，國軍撤離南京後，長江以南情勢危急。有意到臺灣做事，正苦無證而入，七月中旬接獲曉峯自臺北草山來信，邀我與光裕兄赴臺工作，可以編審名義聘用。

曉峯當時是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，正參加籌備革命實踐研究院，他是院務委員之一，且兼編譯組（後改稱第一組、教務處）組長。按編譯組下設課業、編譯與圖書資料三課，邀我們來幫忙。我們於福州淪陷後即離開晉江，經過廈門，搭乘中央航空公司班機於八月廿二日抵達臺北，隨即上草山拜謁曉峯。我們能順利來臺，是拜曉峯所賜。

革命實踐研究院籌備處設在介壽館臨博愛路的二樓，我被派爲編譯課課長，光裕兄掌課業，省吾兄掌圖書資料。時余紀忠先生任副組長，未幾，由許聞淵先生接任。經過兩個月的籌備，第一期就於十月二十日在陽明山莊開學了。蔣總裁

十四年追憶

親自主持開學典禮，並向講座、研究員、課長以上職員點名。在這期間，編譯教材、編印院刊與發佈院聞等工作都是編譯課的職責，曉師經常予以指導。

三十九年春，曉師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，創辦中國新聞出版公司，發行中國一周等書刊，筆者邀為該刊撰寫書評，如「發揚鄭成功精神」、「西歐、中東、東南亞」、「世界共產主義的戰略與戰術」，與「新軍備之競爭」等。同年八月初，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，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員，並兼任秘書長。筆者自革命實踐研究院被借調到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處，擔任專門委員，從事編印工作，如協編改造半月刊（即中央月刊的前身）、出版袖珍本總理全書等；後者封面的題字，就是曉師約我一起上草山拜訪吳稚暉先生，請其親題的。該書有「三民主義」、「實業計劃」、「民權初步」、「演講」、「函札」……等目。後來由秘書處、第六組（掌黨營事業）與財務委員會派員組織小組，籌設中央文物供應社，筆者被任為首任社長，出版不少書刊。當時秘書處設有圖書室，由蘇德用兄主其事，即今日孫逸仙博士圖書館之前身。在這期間，曉師以秘書長身份，與教育部部長程天放、臺灣省教育廳廳長陳雪屏合作，組織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出版國民基本知識叢書，邀請當時各大學教授與專家學者撰寫書稿，或中譯名著，預付稿費，對當時教育學術界人士的清苦生活之改善，不無幫助；同時也帶動沉寂的出版界。

四十年秋繼心波兄接任議事總幹事，改造期間會議很多，每週有兩次中央改造委員會議，總裁親臨主持；還有工作會議，由秘書長主持；以及臨時性的協調會議等。在曉師的督導下，擔任會議紀錄與機要文件之處理，工作雖然辛勞，但同人士氣旺盛，夜間舉行會議是常有的事。

奉派赴美任顧問會秘書

民國四十三年夏，中國國民黨第七屆四中全會後，行政院改組，曉師出任內閣的教育部長，我仍留在中央黨部秘書處，擔任議事秘書至是年十月。教育部應旅美學人的建議，為加強聯絡旅美學人，輔導留學生及促進中美文化交流，在紐約市設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，聘梅貽琦先生為主任委員，胡適、郭秉文、于斌、陳立夫、顧毓琇、程其保、何浩若等為委員，程稚暉先生，請其親題的。該書有「三民主義」、「實業計劃」、「民權初步」、「演講」、「函札」……等目。後來由秘書處、第六組（掌黨營事業）與財務委員會派員組織小組，籌設中央文物供應社，筆者被任為首任社長，出版不少書刊。當時秘書處設有圖書室，由蘇德用兄主其事，即今日孫逸仙博士圖書館之前身。在這期間，曉師以秘書長身份，與教育部部長程天放、臺灣省教育廳廳長陳雪屏合作，組織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出版國民基本知識叢書，邀請當時各大學教授與專家學者撰寫書稿，或中譯名著，預付稿費，對當時教育學術界人士的清苦生活之改善，不無幫助；同時也帶動沉寂的出版界。

四十七年七月張部長發表我為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，並囑就便考察美國電化教學設備，以資借鏡。按館長一職原由社教司司長劉先雲兼任，劉司長亦函促早日返國接事。我因小兒家瑜於七月中旬剛出世，且考察工作在進行中，乃延至八月底始攜眷回臺。此時曉師已出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，教育部長由梅月涵先生接任。當我回報到，梅部長面告教育資料館經費甚少，不如暫在部內工作，蓋採緊縮政策也。不到一個月，革命實踐研究院發函給教育部，借調筆者上陽明山莊協助教務，為期一年，遂出任教務處副處長。同時，張主任奉命籌備國防研究院，因此，亦參加該項籌備工作。

任職國防研究院

國防研究院為我國國家政略研究機構，合研究、教育與訓練三者於一爐，選訓高級文武官員。第一期於四十八年春開訓，為期八個月。革命實踐研究院遷往木柵，與分院合在一起。曉師專任國防研究院主任，秉承總統兼院長之命綜理院務。該院學術系統分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與敵情等五組與五研究所。我於開辦初期擔任過圖書館館長、出版部主任與秘書處處長。於第四期受訓後，並兼任文化組講座。

民國五十五年春，曉師奉命組織韓、日、美文彥來美履新，我擔任文化專員，乃前往華府報到。顧問會亦遷往華府與文參處合署辦公，顧問會的工作併入文參處。主委一職改請郭秉文先生擔任。旅美期間，與曉師通信頻仍，雖不在其左右，然受其啓迪與訓誨仍多。

美國聖若望大學頒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，在美京中美文化協會歡迎會上作專題演講，講題是「中國民族性之比較觀」。此次考察，以各國國防研究院教育為主題，尤以美國為重點，藉為改進本院教育之參考。返國後就各人考察所得，寫成報告，由筆者負責彙編成書，列為國防研究院重要文獻之一。

曉師於訪問華府期間，特別對美國國家科學院（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）的宗旨與組織感到興趣。返國後即籌設中華學術院，於是年十月底成立，下設二十個分科協會，旨在聯繫海內外學人，加強對華學之研究。筆者被任為秘書長。五十六年八月舉辦第一屆國際華學會議，以人文科學為範圍，分哲學（含宗教）、文學、史學、美術、音樂與戲劇等五組，主題是「宋元明時代（西元十至十七世紀）中外文化發展及其交流」。出席學者二百多人，來自亞、歐、美、澳等四大洲，宣讀論文達一七五篇，收穫豐碩。第二年續辦此項會議，以社會科學為範圍。會議前夕，惜遭忌中傷，臨時中止，已來華學者改開座談會。殊不知此民間機構主辦大規模之國際學術會議，却開風氣之先，以目下政府鼓勵各大學舉辦各種國際學術會議，藉以增進與各國學者之聯繫，實獲得印證。曉師之高瞻遠矚，為繼其在新竹試辦九年義務教育後之又一實例。

執教中國文化大學

民國五十一年曉師得少數志同道合之士的協

助，創辦中國文化研究所於陽明山華岡，招收研究生。翌年，設大學部，改稱中國文化學院。此與陽明山會談中外學人之倡議，獲先總統之首肯有關。當時教育部長為黃季陸先生，對曉師亦手空拳創辦此學府，至表支持。華岡興學，成效漸著，六十九年奉部令改為中國文化大學。本校草創初期，筆者在國防研究院任文化組講座，應邀兼任中國文化學院教職，嘗協助行政工作，諸如博物館館長、出版部主任、秘書處主任與基金會辦公處主任等。

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出任中國文化學院副院長，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專任院長，對校務之參與

，未嘗間斷。此後，即專任學術系統如史學系主任、史學研究所主任等教職。但在曉師指導下，

主編英文中國文化季刊（Chinese Culture）達二十二年（一九五八—一九八〇）之久，該刊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，各國大學圖書館均予珍藏。曉師對出版事業素極重視，文大出版部規模之大，出版書刊水準之高，在國內各大學中首屈一指。他對出版部業務一向直接指導，最近幾年因健康關係，出版委員會主委一職囑筆者擔任，因此體念益多。如受命主編中華百科全書，不到三年時間，完成十冊之鉅構，固然文大自設印刷廠為有利條件，但如無曉師之人際關係，在撰稿方面得道多助；如無華岡師生之通力合作，努力不懈，焉克臻此？

永恒的追思

追隨曉師四十年的歲月中，對他處事的目光遠大，且具魄力，不勝敬佩；對他的專心學術，珍惜光陰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無不在辦公室度過，年初一也不例外），不勝仰慕；對他的生活儉樸而有規律，無限敬仰。中國文化大學自去年起由其公子鏡湖博士接長董事會，以承其志業。鏡湖兄對學校財務竭力整頓，對師資設備力求充實，期在穩定中求進步，學校前途未可限量。回憶民國五十八年四月，在接任中國文化學院第四任院長的前夕，曉師親書「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八字相贈。

十多年來，以此為座右銘，究心學術，別無他念。良師的精神感召是無所不在的，有生之年當遵從他生前的指示，悉力以赴，來完成他的「大心願」。（民國七十四年九月五日寫，十五日修

，全書總目為三十二冊，預期十年內完成之（見第一冊自序。自五十三年起因校務繁忙，停了下



①張其昀博士(右四)接見日本文部省大臣灘尾弘吉(左四)左為作者宋晞博士。

②張其昀博士(前排右四)率團訪問韓國(文見19頁)。



